

新橋譯叢 9

現代經濟理論危機

貝爾 克利斯朵編

張瑞猛・張佩珍・洪惠專譯



吳氏基金會

9

編者／貝爾
克利斯朵

譯者／張瑞猛
張佩珍
洪惠專

貝爾(Daniel Bell)，美國哈佛
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重要著作
有*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1973),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
克利斯朵(Irving Kristol)，美國
紐約大學講座教授。重要著作有
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
(1978)。

Hunter 89/03

總主編：康 樂

主 編：張 復

譯者：

張瑞猛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
(1986)。

張佩珍

台灣大學經濟學碩士(1982)，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研究。

洪惠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
博士班。

7-05
2/3 418

康 樂 主 編 新 橋 譯 叢



新橋譯叢

9

現代經濟理論危機

編者 / 貝爾 克利斯朵

譯者 / 張瑞猛・張佩珍・洪惠專

總主編 / 康樂

編輯委員
石守謙・吳乃德・梁其姿
章英華・張彬村・黃應貴
葉新雲・錢永祥

責任編輯 / 陳忠信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發行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392-3707

傳真 / 3410760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 / (05)227-3193

總策劃 / 吳東昇

策劃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電話 / (02)507-2606

電腦排版 / 正豐電腦排版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35巷7弄1號2樓

電話 / (02)741-4749

印刷 / 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782號6樓之6

電話 / (02)3962264

1989(民78)年2月1日 遠流一版
(印數1~2,0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 325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The Basic Books, Inc., 1981)



總 序

這一套《新橋譯叢》是在臺灣新光吳氏基金會獨力支持下進行編譯的。其範圍廣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包括哲學、思想史、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第一、選擇的精審 這裏所選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和涂爾幹(E. Durkheim, 1858-1916)的社會學著作。經典著作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作者雖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以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典範和著作的豐富內涵仍然繼續在散發著光芒，對今天的讀者還有深刻的啓示作用。第二類是影響深遠，而且也在逐漸取得經典地位的當代著作，如紀爾茲(C. Geertz)的《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這些作品是注意今天西方思想和學術之發展動向的中國人所不能不讀的。第三類是深入淺出的綜合性著作，如帕森思(T. Parsons)的《社會演進》(*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契波拉(Carlo M. Cipolla)主編的《歐洲經濟史論叢》(*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傑出學人，他們鉤玄提要式的敘述則可以對讀者有指引的功用。

第二、編譯的慎重 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

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註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瞭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 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技名詞的中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年輕一代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瞭解西方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毋需再有所申說了。瞭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像本叢書這樣有眼光、有組織、有能力的翻譯計劃，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我十分佩服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深心和魄力，也十分欣賞《新橋叢書》編輯委員會的熱忱和努力。我希望這套叢書的翻譯只是一個新的開始，從初編、二編、三編，不斷地繼續下去。持之以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從翻譯進入創造的階段。是爲序。

余英時

1984年9月5日

目 錄

總 序	余英時.....	1
導 言	張佩珍.....	1
1. 未來經濟學趨勢		1
Peter F. Drucker		
2. 凱因斯學派共識的分裂		27
James W. Dean		
3. 貨幣主義與經濟理論危機		55
Allan H. Meltzer		
4. 經濟論壇上的模型與實體		73
Daniel Bell		
5. 反革命的“理性預期”學派		129
Mark H. Willes		
6. 個體經濟學與效率理論：該是危機的時候了		153
Harvey Leibenstein		

7. “奧地利學派”對當代經濟學危機的觀點	173
Israel M. Kirzner	
8. 一般均衡理論	189
Frank Hahn	
9. 經濟學裏之實質的量與名目的量	213
Kenneth J. Arrow	
10. 繼凱因斯經濟學如何解決經濟理論的危機	231
Paul Davidson	
11. 馬克思經濟學裏的價值與資本	261
Edward J. Nell	
12. 經濟學的理性主義	307
Irving Kristol	
索 引	335
西中名詞對照表	347

第一章

未來經濟學趨勢

彼特·杜拉克 著

彼特·杜拉克 (Peter Drucker) 是 Claremont 研究院社會科學和管理學 Clarke 講座教授，紐約大學商學研究所管理學名譽教授。他最新的著作是 *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 (Harper & Row, 1980)

經濟學有著四百年的發展歷史，從它的世界觀，關注焦點及“理論範型”(paradigms)來看可說已經歷了四個重要的變化。現在，正是經濟學面臨再一次分娩前之陣痛的時候了——它的第五次分娩，亦即第五次的“科學革命”。

今日的經濟學幾乎可說完全是「由凱因斯所建造出來的一棟建築物」。因為雖然英語系國家的經濟學者在各自的領域裏，自稱是凱因斯學派的僅有小數，但是，無可否認地，極大部份經濟學者（甚至包括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領悟方法”——指對經濟現象的觀察角度，關注重點及基本假設而言——却是道地的凱因斯學派。凡是自稱是“近凱因斯學派”(near-Keynesians)“非凱因斯學派”(non-Keynesians)或“反凱因斯學派”(anti-Keynesians)者，總是與“凱因斯學派”有扯不清的瓜葛，仍然要借重“凱因斯”來標榜自己。而他們所用的術語——如國民生產毛額、貨幣供給量——更是完全沿襲凱因斯學派“總合變數”的概念。凱因斯在1930年左右所提出的對於經濟活動、經濟政策及經濟理論的那套觀察方法，五十年後的現代經濟學家依然身浸其中，由而行之，難以跳出其窠臼。總之，在凱因斯學派的旗幟下，也許尚不能號召全部的經濟學者，但無疑地，它仍居於最高的權威地位，也因此規範了每一個問題。

然而，凱因斯學派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在今天已陷入一團混亂。它不但不能處理當前已開發國家的核心問題——即生產力與資本形成（也難怪，因為它的理論本來就否定有這種問題存在的可能性），也不能勾勒出現實經濟的真象和經驗究竟是如何，更別提它的解釋能力了。

當然，近十至十五年來，獨立於凱因斯模型之外者，尚有二種理論頗具有預測能力。其一為羅伯特·孟戴爾(Robert Mundell)的理論，此人生於加拿大，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其二為“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學派。孟戴爾曾依他自己十多年前所作的一套週詳的實證研究而推論出：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在國際經濟方面是行不通的。他並正確地預言了：貨幣貶值政策對於國際收支不平衡與高踞不下的通貨膨脹率是完全失效的。而“理性預期”學派則更進一步主張：總體經濟學所說的政府干預，不僅僅有害，更是完全徒然無功的。

但是這二個理論不但無法與凱因斯理論並存，也無法與凱因斯之前的理論——不論是新古典理論或馬克思理論——相容並存。老實說，造成當前“經濟學危機”並導致有“科學革命”之必要的就是因為我們無法回到尚未受凱因斯推翻以前的經濟世界觀。不錯，今天教科書上所用的大部份經濟理論，經濟學方法論及經濟術語都會在明天的教科書中出現。它們會被重新解釋，就像量子物理學(Quantum Physics)重新解釋牛頓光學(Newton's Optics)那般。畢竟，連凱因斯自己也不曾丟棄任何一條古典理論的定理。他甚至也保留了“賽依法則”(Say's Law)——此法則認為諸蓄總是會自動地等於投資——而將它列為一種“特別情況”(special case)來處理。又如，投入產出分析方法(input-output analysis)，是屬於現代經濟學中高深的分析工具，却也可溯源自兩百年前重農學派的《經濟表》(*Tableau Econonique*)，在當時早已企圖用此一概念來作經濟分析。上述例子意味無論就經濟理論或術語而言都會如此地沿襲漸

進。但是若就某一理論所代表的經濟世界觀或經濟體系而言——例如頗為嚴謹，也屬於主流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s）——就不是屬於沿襲緩進，而毋寧是突變激進的。而凱因斯在50年前之所以如此氣勢逼人，甚至對於懷疑者（我必須承認當時的我即是）也都感到難以喘息，正是因為他強制塞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觀點，剎那間我們看到的世界已幡然變成另一全新的實體——這個實體如今仍然魅力未失地伴隨著我們，並且將永不消失。未來的經濟學會是一套“後設凱因斯學派”（meta-Keynesian），它不能忽略凱因斯，但必須要超越它。

當然，未來也可能根本不再有“經濟學”。集體主義制度，雖然也極重視經濟活動，但卻無法忍受經濟學竟能如此獨立於政治之外。可以這麼說，任何經濟學基本上均假設：經濟活動雖然仍受限於不屬於經濟範疇的人類理性、關心與價值取向等的影響，但大體上，仍能視為一個獨立的部門來研究。經濟活動在其自身的範圍內有它內在的一致性，有它自設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故可成為一獨立自治的領域。對經濟活動做這樣的假設，集體主義制度實在無法接受。所以在此制度下，經濟學無可避免地會淪為會計學的一支。

但是，只要未來有經濟學存在的話，那麼它必然會與現在的迥不相同。我們固然不知道它會成為什麼樣子，但我們却知道它的核心問題，關注焦點及所面臨的挑戰將是些什麼。我們並不知曉未來的經濟學，但我們應能勾勒出它的面貌來。

四個“科學革命”

首先，我們必得從理論範型的角度來觀察——也就是說，以一個方法論學者而不以一個經濟學者的角度來觀察。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學上所謂四個“科學革命”背後的經濟世界觀，特別是對離我們最近的凱因斯學派之世界觀與基本假設作更仔細的觀察。

經濟學始於十七世紀上半葉的法國財政學派(Cameralists)與重商主義學者(Mercantilists)。他們是最早將經濟社會視為可獨立研究領域的學者。就此意義而言，經濟學在此之前可說尚未誕生，雖然早已有人熱切關心貿易、人民生計、財富、貨幣與賦稅等問題。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屬於一種總體世界觀，它的適用範圍就是一個政治單位——當時正是君主(prince)所統制下的疆域。其實，“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這名詞在十六世紀末剛出現的時候，其意義也確是指著一個經濟單位，所謂民族國家就是國王能夠發揮其對貨幣與貿易之控制力的空間。重商主義也是屬於注重供給面的經濟學。他們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才能創造最大的出口盈餘額，俾能將所得的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作為給付職業軍人之薪俸。

誠然重商主義是如此關注供給面的產出，但它却不能成功地創造產出。重商主義之所以崩潰，就是今日我們所謂的“生產力危機”(productivity crisis)所造成的。法國政府愈努力創造更多的出口盈餘，流入更多的貴重金屬貨幣(species)，國家却變得愈貧窮，恰與英倫海峽對岸所謂實行非重商主義，非對稱性、